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七十二至七十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百一 史部

經義考卷七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書一

五帝之書

佚

虞書存　偽三墳書存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鄭康成曰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

賈逵曰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書

孝經緯曰三皇無文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

劉熈曰三墳墳分也論三才之分天地人之治其體有三也五典典鎮也制法所以鎮定上下其等有五也今皆亡惟堯典存

葛洪曰隱士以三墳為金玉五典為琴箏

劉勰曰皇世三墳帝代五典

李先曰三皇五帝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

劉知幾曰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周禮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典策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

程子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使誠有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所謂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黄帝之説爾此聖人所以去之也或疑陰符之類是甚非也此出戰國權變之術竊窺機要以為變詐之用豈上古至淳之道

耶

葉夢得曰古三墳書為古文奇險不可識了不知其何語其妄可知也

楊時曰三墳世傳以為古三皇書非也其辭簡而質遠而無統其有意於倣古之為乎孔子曰神無方易無體又曰生生之謂易則易之為易其義深矣殆不可以形數名也是書太古河圖代姓紀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太易之數三是以形數名易也其言殆與

孔子異乎吾是以知其非古書也

晁公武曰古三墳書張天覺言得之於比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所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畧隋志皆無之世以為天覺偽撰

鄭樵曰三皇太古書亦謂之三墳一曰山墳二曰氣墳三曰形墳天皇伏羲氏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人皇神農氏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黄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雖不畫卦而其名皆曰卦爻大象連

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而統以山歸藏之大象有八曰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而統以氣坤乾之大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而統以形皆八而八八之為六十四其書漢魏不傳至元豐中始出於唐州北陽之民家世疑偽書然其文古其辭質而野其錯綜有經緯恐非後人之能為也如緯書猶見取於前世況此乎且歸藏至晉始出連山至唐始出然則始出於近代亦不為異事也

中興書目三墳之目見於孔序漢志不載元豐七年毛漸奉使京西得之其書以山氣形為别山墳謂之連山氣墳歸藏形墳坤乾與先儒言三易異其中有姓紀一篇皇策一篇政典一篇合為三卷皆偽託也陳振孫曰元豐中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辭詭誕不經葢偽書也三墳之名惟見於左氏右尹子革之言葢自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前乎唐虞無徵不信不復采取於時固已影響不存去之

二千載而其書忽出何可信也况皇謂之墳帝謂之典皆古史也不當如毛所錄其偽明甚人之好奇有如此其僻者

朱子曰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偽妄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是唐虞以下不可知耳

羅壁曰典有五而逸其三墳有三而不存其一

王應麟曰前賢謂皐夔稷契有何書可讀理實未然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所謂三墳五典是也黄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冕東面而受於師尚父也少皡氏之紀官夫子所以見郯子而學也孰謂無書可讀哉　又曰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黄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不韋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涒灘上古之書猶存前聖傳道之淵源猶可攷也

又曰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修政語引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

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吾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此帝王大訓之存於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國能收秦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

不墜矣　又曰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黄帝有素問

黄震曰孔安國作書序明言孔子去三墳而斷自唐虞二典為書今信安毛漸正仲乃稱元豐七年奉使京西得古三墳書於唐州比陽道民間為偽固不待辨而知特其所以為偽有不容不辨者夫三墳雖不可復知槩以今之二典則載事之書後世所謂史冊之類也今其書乃以山墳為第一而指為天皇伏羲

氏連山之易以氣墳次之而指為人皇神農氏歸藏之易以形墳又次之而指為地皇軒轅氏坤乾之易

愚按伏羲畫八卦歷文王孔子而成今之易三才之道備焉此外無餘蘊周禮六典晚出於王莽劉歆始有連山歸藏周易三者之名意謂夏商之世各自有易於義無稽而好異者喜言之自謂博古已成空談況於竊取其名為三墳之書然乎否耶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形墳言

天地日月山川雲氣一字各釋為一事實皆無理山墳綴以姓紀之篇氣墳綴以皇策之篇形墳綴以政典之篇亦皆無理毛漸乃以脣征嘗引政典指為證據不知政典夏氏國法非三墳書也

馬端臨曰按夫子所定之書其亡於秦火而漢世所不復見者薔沓不知其為何語矣況三墳已見削於夫子而謂其書忽出於元豐間其為謬妄可知夾漈好奇而尊信之過矣況又詳孔安國書序所言則墳

典書也葢百篇之類也八索易也葢彖象文言之類也今所謂三墳者曰山墳氣墳形墳而以為連山歸藏坤乾之所由作而又各有所謂大象六十四卦則亦是易書而與百篇之義不類矣豈得與五典並稱乎

金履祥曰周官外史固有三皇五帝之書未聞墳典之名也左氏稱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未知何書也或當時别有異書倚相讀之以為博耳書序以堯

舜有二典遂引三墳五典以配三皇五帝之數證定書之原反滋紛紛近世有三墳書云得於青城山其書始出於張天覺家有山墳氣墳形墳之名古易既有六十四卦安得又有三墳黿山嘗辨其非今婺有版本葢書序說啓其偽也

吳萊曰三墳書近出偽書也文鄙而義陋其言伏羲本山墳而作連山神農本氣墳而作歸藏黃帝本形墳而作坤乾與周官太卜所掌三易異焉又周官外

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太史公所謂縉紳先生難言之者也孔安國書序始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者大也言大道也荀言大道孔子不刪孔子刪之此其文誠不雅馴矣且三墳自三墳三易自三易亦無緣合而為一也外有紀姓者敘上古帝王之世襄陽羅泌頗加采用以著路史莆田鄭樵謂東漢諸儒尚喜讖三墳書雖近出庸不愈於讖乎乃引紫霖之傳而上寘諸古易經

之列以為非後世所可及終不能掩其偽也

吳師道曰外史掌三皇之書不言三墳也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不云三皇也孔氏以三墳五典合之三皇五帝書序之文先儒頗疑之遂以是為一定不可易之論可乎　又曰古三墳書宋元豐中毛漸得之唐州比陽民家紹興中沈斐刻於婺學近歲火版不存予從張子長假其書讀之所謂三墳以山氣形為別以伏羲連山神農歸藏軒轅坤乾易合其目墳各有

傳又有姓紀皇策政典之篇後序稱天復中青城山裂石中所得不云何人亦可疑矣按三墳漢藝文志已無傳隋史載劉炫撰書百數卷題曰連山易子長謂此書卷題不同亦非炫所撰者天復乃唐末號去之二千年一旦復出裂石所得尤涉怪誕按晁公武云張商英偽撰葢得其實矣旣明其偽固不足深辨略舉一二以見撰者之謬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先儒不知先天之義故

多誤解今其言曰混沌為太始其數一一為太極天地之父母天高明而清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為天地之變太易之數二二為兩儀陰陽之形謂之太初為天地之交太初之數四四為易四象變而成萬物謂之太素為三才之始太素之數三三為易天地孚而生男女謂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倫也其言顛倒錯戾漫無紀統而自比於易可乎夏書政典云云先儒皆以為指羲和林氏獨謂上文邦有常刑干先王

之誅文意已足此乃戒吏士之辭故金先生表注因之其說正矣豈區區摹擬傅會者所能知哉且諸儒皆不信其書而毛漸沈斐獨信之亦好奇之過爾

吾丘衍曰三墳書此偽本大不可信言辭俗繆字法非古尚書無也字此書有之

盛熈明曰三墳乃偽書必字合從八戈此從心加一筆走之合從辵此隨俗作之字引脚其謬甚多

方孝孺曰書之名眞而實偽者多矣何從而信之哉

亦在慎辨之爾辨之法有三味其辭以望其世之先後正其名以求其事之是非質諸道以索其旨之淺深而真偽無所匿矣吾嘗執是以觀天下之書蓋十不失一焉若世傳三墳書者則又凡鄙而易見者也孔安國稱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其言大道今此書以山墳為伏羲之書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易而姓紀皇策之篇附焉以氣墳為神農之書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易以形墳為

黄帝之書言其目而傳以申之考其辭則不類正其名則不合質諸道則淺陋而無稽其姓紀篇曰太始者元胎之萌太極者天地之父母太易者天地之變太初者天地之交太素者三才之始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頗剽莊列之餘言而造為異說此其道之淺陋無稽者也其論物則曰木為金所尅服陽臣十幹此後世歷生之常談伏羲之時曾有之乎論民曰四民之物以貨為本伏羲之時曷有四民之名乎

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圜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圜丘思及命婦為黄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為神農氏之書可乎此其名之不合者也其辭皆後世俚野之談而其尤謬者曰山月升騰川月專浮山雲疊峰川雲散彩山氣籠烟川氣浮光雲氣流霞皆唐人為詩之語其政典篇往往竊取書易而損益之如曰惟天

生民惟君奉天民惟邦本食惟民天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皆是也或者未之察頗謂書所謂政典正本諸此而定為上古之書其亦異哉然世之偽書衆矣如內經稱黃帝汲冡書稱周皆出於戰國秦漢之人故其書雖偽而其文近古有可取者此書則又偽於近代者也其後有序不著其姓名自謂天復中隱於青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此書於匣中其文絶與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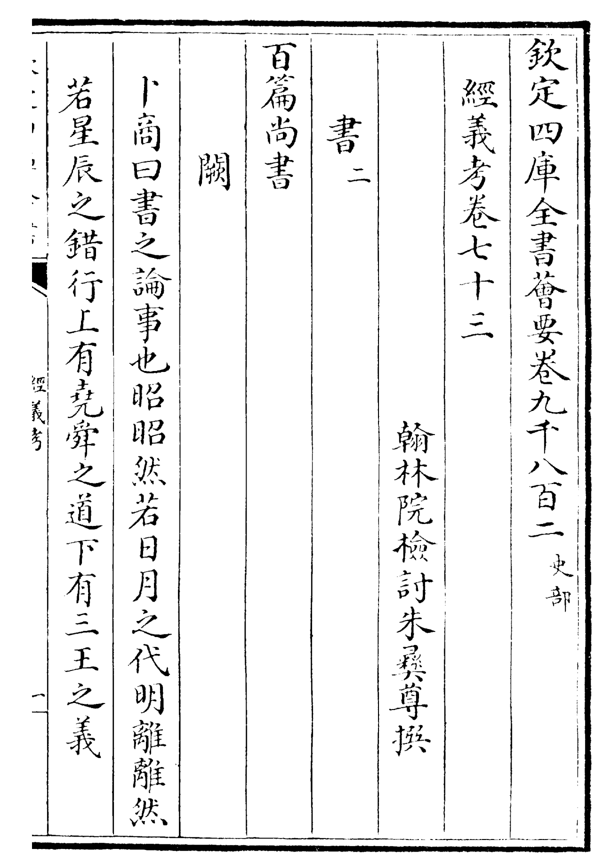
書類天復唐昭宗時也豈即青城隱者所偽耶雖然
聖人之經猶日月然其道猶天地然使孔子時有三
墳書孔子固不得而删存其名而亡其書孔子猶嘗
言之今孔子之繫易但云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為
耒耜黄帝垂衣裳未嘗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
子不言安國何據而言之耶然則安國之言亦妄矣
彼偽為書者因其言而復僭襲周禮三易連山歸藏
之名以為伏羲神農之書周易不可襲則以歸藏先

坤後乾名黄帝者故曰坤乾其亦安之安者耶以區區俚野之文而欲托於三代唐虞之上是猶瞽夫懸破鏡於空中而欲自比於日月也其亦惑之甚耶於乎世之擬經者亦可以知愧矣

胡應麟曰仲尼賛易序書删詩而三墳不經見則春秋倚相所嘗讀已屬可疑況劉炫所上毛漸所傳淺陋弗根惡覩所謂三墳者乎

按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若許行為神農

之言列子稱黃帝之書皆是豈必三墳五典哉以三墳五典實三皇五帝之書本於偽孔安國書序也觀杜氏注左傳墳典丘索第云皆古書名未嘗定為三皇五帝之書足以證其非矣至於三墳偽書人知其謬以鄭漁仲之博洽獨信之不疑毋乃過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百二 史部

經義考卷七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書二

百篇尚書

闕

卜商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

墨翟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

孔臧曰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

揚雄曰昔之説書者序以百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

劉歆曰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　又曰書以决好或作斷下同好者義之證也

鄭康成曰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

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其期運明授命之際書之言信而明天地之情帝王之功凡百二十篇第次委曲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遺書也

尚書璇璣鈐曰孔子求書得黄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　又曰尚書篇題號尚者上也

上天垂文象布節度書也如天行也

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曰尚書也

劉熙曰尚書尚上也以堯為上始而書其時事也

葛洪曰尚書者政事之集也

劉勰曰書實紀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嘆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　又曰尚書覽文如詭而尋理則暢

孔穎達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書故曰尚書

書之體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皋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説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

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别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徙而立功非但録其誥高宗肜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於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為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

陳君牙與畢公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為文

陸德明曰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謨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一篇亡攝十四三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攝三十十八篇亡誓凡十篇正八攝二一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攝六四篇亡

劉知幾曰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

乃删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

吳秘曰書百篇漢存者二十九篇得古文又多十六篇其亡過半孔子序書存百篇之義而其書亡不可復知

司馬光曰尚書者二帝三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為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

朱子曰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奥亦須略解如盤庚諸篇已難解康誥之屬則不可解矣　又曰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儘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爾　又曰書且看易曉處其不可曉者不要强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　又曰書中不可曉處先儒既

如此解且只得從他說

柴中行曰唐虞三代聖帝明王與其良臣碩輔精神心術之妙推之天下以為大經大法者盡在於書程去華曰讀尚書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則惟臣戒君爾禹皐戒君儆於未然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救正之湯之伐夏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桀之惡武王伐紂則歷歷陳布惟恐紂惡不白已心不明畧無回護意矣

董鼎曰帝王之書歴代所寳前乎五帝者為三皇世尚洪荒非後世所可考後乎三王者為五覇習尚權譎又非聖人所忍為故自唐迄周而百篇之書定一書之中其於明德新民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即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為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歴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

制度修己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煨燼壞爛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故嘗謂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爾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易主卜筮即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即虞書之五禮也詩主咏歌即后夔之樂敎也周禮設官即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即臯謨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建置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修齊治平

之規模事業盡在於此學者其可不盡心焉

熊朋來曰典謨訓誥誓命凡百篇注者有正與攝之分正者有其義而正其名攝者無其名而附其義正三十四攝六十六典十五篇正者二堯典舜典攝者十三禹貢洪範汨作九共九篇槀飫謨三篇正者二大禹謨臯陶謨攝者一益稷訓十六篇正者二伊訓高宗之訓攝者十四五子之歌太甲三篇咸有一德高宗肜日旅獒無逸周官呂刑典寶明居徂后沃丁

誥三十八篇正者八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

召誥洛誥康王之誥攝者三十盤庚三篇西伯戡黎

微子武成金縢梓材多士多方君奭立政帝告釐沃

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

河亶甲祖乙分器將蒲姑誓十篇正者八甘誓湯誓

泰誓三篇牧誓費誓秦誓攝者二胤征湯征命十八

篇正者十二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

命冏命文侯之命肆命旅巢命賄肅慎之命攝者六

君陳君牙歸禾嘉禾成王政亳姑

黄鎮成曰伏生所授今文尚書凡二十八篇堯典臯

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髙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名誥洛誥多方

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吕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漢武時又入偽泰誓一篇為二十九篇孔安國古文

尚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

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説命三篇泰

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又分堯典為舜典分皋陶謨為益稷分盤庚一篇為三篇分顧命為康王之誥通今古五十八篇逸書四十二篇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又百篇之序一篇通前今古文合百篇之數

何異孫曰書者古之史也當時事實有當紀載者史官書之簡策有君臣相告誡之言有君命臣者有臣告君者有君告民者孔子定書百篇名之曰虞夏商周之書

薛瑄曰經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言命言誠言善言一言敎言學之類多見於書書之後乃有易彖象辭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孫宜曰尚書緯言孔子求書得黄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黄帝至堯舜不逺堯舜至秦穆不二千年書至三千二百四十篇不過多耶斯漢儒侈大之言無足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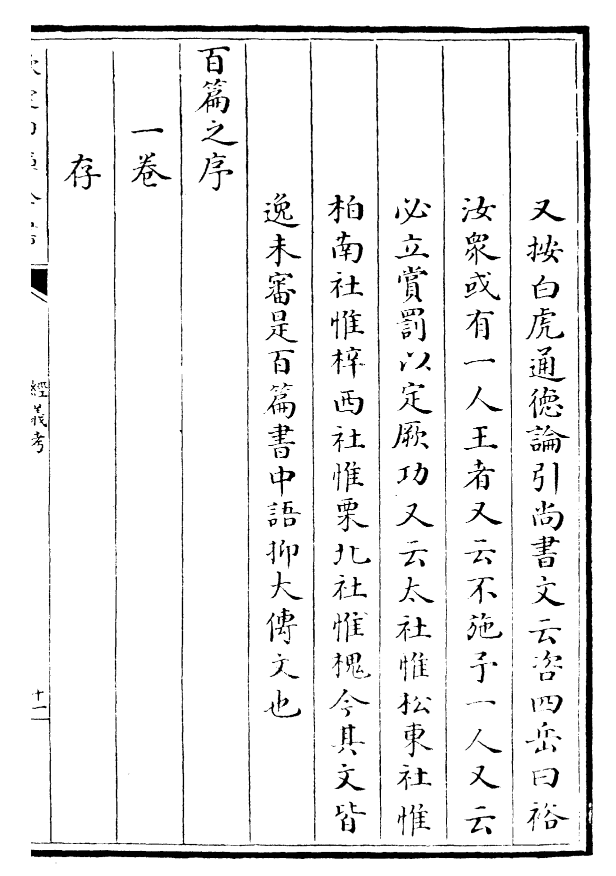
沈嗣選曰序稱百篇商周皆三十九篇夏止四篇而虞反十五篇此不可信

按歐陽永叔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居大海

土壌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来士人往

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
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永叔
雖有是說而葉少藴疑之馬翔仲亦疑之鄭
麟趾高麗史宣宗八年五月李資義還自宋
奏云帝聞吾國書籍多好本命館伴書所求
書目錄授之且曰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傳
冩附来目錄首開百篇尚書而高麗未之有
也宣宗八年者實宋元祐六年先是咸平中

日本僧奝然以鄭康成注孝經来獻不言有尚書王惲中堂事紀載中統二年高麗世子禃来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荅曰與中國書不殊然則高麗之書猶夫中國之書耳百篇尚書高麗且無之況日本乎乃萬歴初尚書郎葉春及上書請命封倭使臣多方索之以歸真無異癡人說夢矣



又按白虎通德論引尚書文云咨四岳曰裕汝衆或有一人王者又云不施予一人又云必立賞罰以定厥功又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今其文皆逸未審是百篇書中語抑大傳文也

百篇之序

一卷

存

司馬遷曰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

班固曰書之所起逺矣至孔子簒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

隋經籍志曰孔子刪書别為之序各陳作者所由

孔頴達曰書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依緯

文也百篇凡六十三序　又曰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内篇次及序為文鄭

依賈氏所奏别錄為次

陸德明曰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即隨其次第居見存者之閒

劉知幾曰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序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

程子曰書序夫子所為逐篇序其作之之意

林光朝曰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為書之總目猶詩之有小序也

朱子曰書序恐即是經師所作決非夫子之言　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

董銖曰書序之作出於聖人無疑學者觀書得其序則思過半矣班固言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篹時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而林少頴乃謂書序乃歷代史官轉相授受以為書之總目者非孔子所作今玩其語意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

葉適曰以書序為孔子作其說本出班固固因司馬遷遷因孔安國安國無先世的傳止據前後浮稱兼左氏楚靈王言倚相事爾

王應麟曰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

馬廷鸞曰書序自為一編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後接舜典則曰虞舜側微接禹謨則曰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益足證古序自為一篇而相續之辭如此葢史氏舊文也今史記序傳亦自為一篇

金履祥曰前漢書言張覇采左傳書序作書首尾後漢書言衛宏作詩序衛宏之云朱子嘗引之以證詩序之偽矣獨書序疑而未斷方漢初時泰誓且有偽書何況書序之類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附會之作有所不免其為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序可知也

陳櫟曰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簒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於見存之篇

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為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

鄒季友曰史記盡引今文書二十八篇及偽泰誓一篇並不引孔壁所增諸經是太史公未見孔壁書明

矣然郄多引小序雖亡篇之序亦有之意西漢時自有百篇之序故太史公見之造偽書者亦見之非專出於孔壁也

樊良樞曰書序在五十八篇之外云出壁中由是篇以讀經文乃得其義兼辨其偽葢序述二帝之德顯而微序夏商直以簡序周闕疑非聖人不能作也

孫寳侗曰書序為後人偽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弘其言魯也曰命以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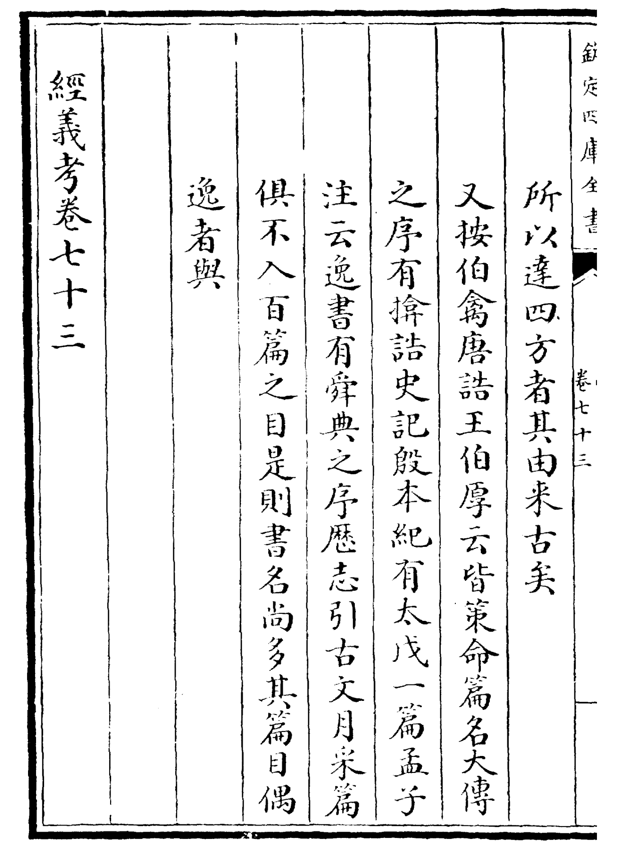
禽而封於少昊之虛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篇亡為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内疏漏顯然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信矣

按書小序西漢孝武時當即有之此史公据以作夏殷周本紀若孔壁古文尚書漢魏西

晉諸儒均未之見而馬融於書小序有注見於陸氏釋文又鄭注周官引書序文以證保傅而百篇之序次第與孔不同見於正義許謙亦云鄭氏不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攷馬鄭傳注本漆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於漢代初不與安國之傳同時而出也今以馬氏書小序傳附紀於後昔在帝堯傳云謚也翼善傳聖曰堯伊尹相湯傳云

俗儒以湯為謚或為號然不在謚法故無聞
馬殷始咎周傳云咎周者為周所咎奔告于
受傳云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
受也殷始錯天命傳曰錯廢也武王有疾傳
本下有不豫二字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傳云
保氏師氏皆大夫官作成王政傳本政作征
將遷其君於蒲姑傳本蒲作薄王俾榮伯作
賄肅慎之命傳本俾作辨肅作息作顧命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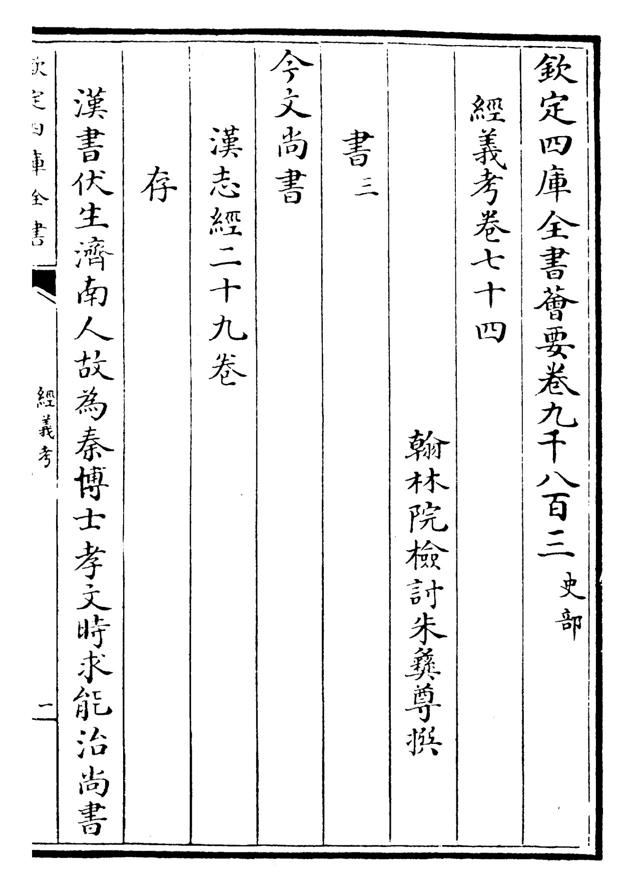
云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
輔相之康王既尸天子傳本此句上有成王
崩三字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傳本無平
字錫作賜東郊不開傳本開作闢
又按朱子疑詩小序而并疑書小序疑孔安
國所傳之古文而并疑古文之有小序然百
篇之序實自漢有之竊謂周官外史達書名
於四方此書必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即外史



所以達四方者其由來古矣

又按伯禽唐誥王伯厚云皆策命篇名大傳之序有揜誥史記殷本紀有太戊一篇孟子注云逸書有舜典之序歷志引古文月采篇俱不入百篇之目是則書名尚多其篇目偶逸者與

經義考卷七十三



經義考卷七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書三

今文尚書

漢志經二十九卷

存

漢書伏生濟南人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

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

王充曰尚書本百篇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八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寛至孝宣皇帝之時

河内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隋書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

顔師古曰此二十九篇伏生傳授者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畧以其

意屬讀而已

陸德明曰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泰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曰二十九篇

孔頴達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

葉夢得曰尚書文皆奇澀非作文者故欲如此乃當時語自爾也

鄭耕老曰尚書今古文合二萬五千八百字

朱子曰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顔氏注劉歆所引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為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

王應麟曰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伏生所傳謂之今文則歐陽夏侯三家所傳及蔡邕石經是也

金履祥曰孔壁中不惟有古文諸篇計必兼有今文

諸篇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

熊朋来曰晁錯所受伏生以漢隷寫之故曰今文凡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得偽泰誓一篇故藝文志稱二十九篇伏生二十八篇者虞書則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凡二篇夏書則禹貢甘誓凡二篇商書則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凡五篇周書則牧誓洪範康誥酒誥金縢大誥君奭多方多士

梓材召誥洛誥立政無逸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呂刑
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十九篇通為二十八篇
吳澂曰書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
也其間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為古書也漢魏四
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
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　又曰伏生所授二
十八篇真上世遺書也東晉後以增多之書雜之今
之儒者莫或辨別闇亦甚哉

崔銑曰孔子删書為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若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

郝敬曰伏生書二十八篇與古人傳神其辭簡樸無枝葉詰屈少便利其更端層疊是古人真意委婉周至氣若斷續而悠遠條暢非聖人之言而能若是乎真足為萬世國史之宗矣

沈嗣選曰伏書以堯典合舜典臯陶謨合益稷盤庚合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皆不可易欲合百篇之

數者乃强分之非也

按今文尚書伏生所授止二十八篇故漢儒以擬二十八宿然史記漢書俱稱伏生以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司馬氏班氏古之良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泰誓雜之其中也故王肅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竊疑生所教二十九篇其一篇乃百篇之序故馬鄭因之亦總為一卷惟緣藝文志云經二十九卷後儒

遂以泰誓篇混入爾或又以武成為今文尤謬武成之繫日律以名詰顧命書法不同在古文尚書中最為可疑者今文豈有是乎

又按古者書序自為一篇列於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至孔氏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序傳並出不知別錄暨馬鄭傳訓皆有之矣予故疑二十

九篇其一是序也

又按伏生授書在孝文帝時晁錯所受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所傳頒之學官掌之博士本無泰誓惟因董仲舒對策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與偽泰誓文偶合因而傅會以武帝初即有泰誓一篇不知董生所引祇稱書曰不言泰誓曰安見非逸書之文而必屬泰誓之

辭乎且復哉復哉特讚嘆之語非誓辭也况劉向别錄明言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内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故趙岐注孟子云今之泰誓得以充學合之王充馬融鄭康成房宏王肅諸家之說雖有不同而要為後得之書非伏生之本經矣林之奇亦云晁錯從伏生受書二十八篇其時未有泰誓以泰誓一篇足二十九篇之

數者妄也

又按王充論衡云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是漢人並不以泰誓足二十九篇之數陸德明則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則今文泰誓原置伏生二十九篇之外矣

又按吳文正詩云前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若論伏勝功遺像當鑄金故所述纂言有今文而無古文葢古文出於東晉宋元諸儒疑之者多而今文則未有疑焉者至程正叔疑金縢之文不可信而括蒼王廉熙陽作論謂金縢非聖人之書則并今文而疑之矣甚矣說經者之紛綸也

漢志古文經四十六卷

存

桓譚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十八篇

漢書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

未列於學官

隋書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隷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生授胡常謂之

尚書古文之學

家語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

荀悅漢紀曰孔鮒藏之

陸德明曰孔子之末孫惠壁藏之

顏師古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序贊云後又亡其一

篇故五十七

孔頴達曰按壁内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説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

巫蠱不行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内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内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為五十

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藝文志云孔安國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不見孔傳劉歆

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来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為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絶無師説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云胤征臣名

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黄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按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

傳是也至晉太保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柳字洪季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真為豫章内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

劉知幾曰古文尚書得之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為四十六卷司馬遷采其事故遷多有古說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絶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晁公武曰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葢以隸寫籀故謂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孝明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絶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吕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

校陸氏釋文雖有小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得制字之本也

朱子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録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

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　又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兼書序亦可疑却似晉宋間文章況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又曰孔氏書注疑非安國所注蓋文字固善不是西漢人文章安國漢武時人文章豈如此但有太狷處决不如此固善也　又曰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

㮄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是魏晉六朝文字
陳振孫曰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弟子
相承以及塗惲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
作傳注解而逵父徽實授書於塗惲逵傳父業雖曰
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
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經傳有援
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
云今泰誓無此文葢伏生書無泰誓泰誓後出或云

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内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烏之祥實偽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真古文哉

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

按四篇皆古文

馬端臨曰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玄

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久變而為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為之傳而未得立於學官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間方顯人往往猶以僻書奥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也噫百篇

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間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實不諧於俗傳於漢者為科斗書傳於唐者為隸書皆當時之人所罕習葢出自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

熊朋来曰孔壁真古文之書不傳後有張霸之徒偽作二十四篇亦名古文尚書至晉豫章内史梅賾别得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凡漢儒注經指為逸書者遂

皆有其書又并有孔安國傳序世傳以為真然所謂古文者不如今文之古矣　又曰古文尚書至隋開皇始備

吳澂曰書增多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葢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隷寫之隷者當世通行之字故曰今文孔壁所藏皆科斗書故曰古文孔壁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偽作舜典汨作等二十四篇目為古文書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

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証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僞書遼絶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為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為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篇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為之疏義自是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

不復行惟此孔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

為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　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　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　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　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　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　又曰尚書孔安國序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

耳　又曰孔傳幷序皆不類西漢文章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葢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夫以吳氏及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澂何敢質斯疑而斷之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為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

王充耘曰古文禹謨一篇深有可疑葢禹與臯陶舜答辭自具見於臯陶謨益稷篇中如予思日孜孜帝愼乃在位此即禹所陳之謨矣安得又有大禹謨一

篇且堯典舜典雖紀事不一而先後布置皆有次序臯陶益稷雖各自陳説而首尾荅問一一相照獨禹謨一篇雜亂無序其間只如益賛堯一段安得為謨舜讓禹一段當名之以典禹征苗一段當名之以誓今皆混而為一名之曰謨殊與餘篇體製不類又説者以征苗為攝位後事謂其稟舜之命而其末有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一語夫舜以耄期倦勤而授禹禹安得舍朝廷之事而親征有苗舜人安能以

耄期之餘而誕敷文德必勵精為治克巳布政使所為有加於前方可名曰誕敷恐非老年所能果能之不必授禹矣故嘗謂禹謨必漢儒傅會之書其征苗之事亦不可信　又曰古文只是出於一手掇拾傅會

梅鷟曰尚書惟今文傳自伏生口誦者為真古文出孔壁中者盡後儒偽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并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

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為君難為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竊論語允執其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於三危已無煩師旅偽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為誓命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

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傳說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乃獻書者之飾辭耳

鄭公曉曰蔡氏集傳並存今文古文吳氏纂言獨釋今文不可謂無見然古文中論學論政精密廣大之處甚多要非聖賢不能作故寧存而不廢

鄭瑗曰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尚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中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奥古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書與孝經皆有孔壁古文皆有安國作傳古文書至東晉梅賾始顯古文孝經至隋劉炫始顯皆沉没六七百年而後出未必真孔

壁所藏之舊矣

虞淳熙曰古文避秦而藏之禁弛而不即出一可疑也世莫能言人無能知能言能知獨一安國二可疑也堂内金絲終涉神怪壁中蝌蚪遠沿羲皇同文務實之時似不宜有三可疑也

郝敬曰孔書二十五篇邊幅整齊自是三代以下語其辭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四代文字一律或先

賢紀聞或後人依託與今文天壤懸隔烏可相亂也
陳第曰孔安國古文二十五篇至東晉始顯唐人疏
之始大行於世未有議其為偽者宋吳才老朱考亭
元吳草廬之言出疑古文者紛紛矣愚竊以為過也
今文自殷盤周誥外若堯典甘誓湯誓高宗肜日西
伯戡黎牧誓洪範無逸顧命何嘗不文從字順乎必
詰曲聱牙而後可則魯論不得與繫辭並行矣何也
奇正異也昔大禹治水勒碑南嶽翳於榛莽數千年

韓昌黎刻意求之勿得至宋嘉定而始露明嘉靖而始傳詎可以前人未見而謂作禹碑者偽也左國禮記諸書稱引二十五篇彬彬具在今謂作古文者采掇為之是倒置本末而以枝葉作根幹矣且其紀綱道德經緯人事深沉而切至高朗而矯健又安見其平緩卑弱乎孔穎達云古文經雖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可謂知言已

樊良樞曰壁書後出率蝌蚪古文孔安國以今文譯之假令壁中之藏不出則精一之旨恆性之告一德之訓典學之命孰從而聞之

按古文出於孔壁未得列於學官惟孔安國為博士以授都尉朝於時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攷諸史記於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於夏本紀載禹貢臯陶謨益稷

甘誓文於殷本紀載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
黎文於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於魯周公世
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於燕召公世家載君
奭文於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凡此皆
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孔壁之真古文也
然其所載不出伏生口授二十八篇若安國
增多二十五篇之書史記未嘗載其片語惟
於湯誥載其辭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

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其有功於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一作政）在國女毋我怨是則湯誥之真古文也又於泰誓載其辭

曰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是則泰誓之真古文也合之安國作傳之書其文迥別何以安國作傳與授之史公者各異其辭宜其滋後儒之疑矣

又按古文尚書晉唐以來未有疑焉者疑之

自吴才老始而朱子大疑之其後吴幼清趙子昂王與耕輩羣疑之至明而梅氏之讀書譜羅氏之尚書是正則排擊亦多術矣近山陽閻百詩氏復作古文尚書疏證其吹疵摘繆加察而蕭山毛大可氏特著古文尚書寃詞以雪之合兩家之說無異輸攻而墨守也愚闇之見是書久頒於學官其言多綴緝逸書成文無大悖理譬諸汾陰漢鼎雖非黃帝

所鑄或指以為九牧之金則亦聽之且如小
戴氏禮王制月令緇衣諸篇明知作者有人
忽出於漢儒非禮之舊顧士子誦習守而不
改至於易之序卦傳李清臣朱翌王申子皆
疑焉要不得而去也惟是最誤人者伊訓惟
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之文是已春秋經書春
王正月左氏傳益以周字改時改月其義本
明故自漢迄於汴宋說者初無異議乃胡安

國忽主夏時冠周月之論於是衆說紛綸遂同疑獄然此不待博稽羣籍即以春秋説春秋而其妄立見矣其猶聚訟不已者皆由伊訓十有二月之文亂之不知古文尚書難以過信斯則學者所當審也

經義考卷七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蔣予林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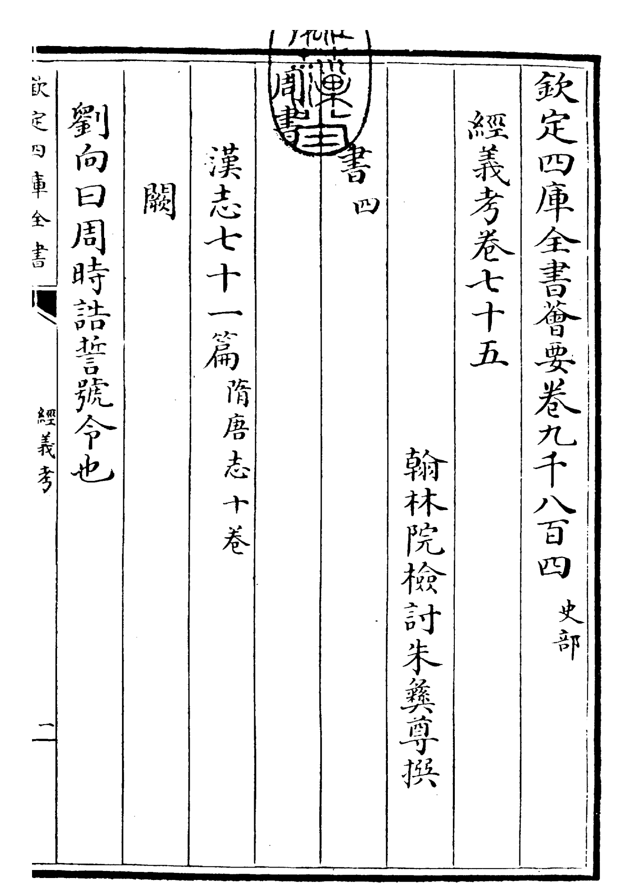
史部

經義考卷七十五

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百四　史部

經義考卷七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書四

漢志七十一篇　隋唐志十卷

闕

劉向曰周時誥誓號令也

隋志汲冢書似仲尼刪書之餘

顔師古曰葢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所存者四十五篇

劉知幾曰周書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刋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其有典雅高義亦有淺末常説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説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也

晁公武曰晉太康中汲郡與穆天子傳同得蓋孔子
刪采之餘凡七十篇
洪邁曰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
物亦多過實無所質信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
者甚衆服裝詭異顔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
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毋為權首將
受其咎以為逸周書此亦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李燾曰隋唐經籍藝文志皆稱此書得於晉太康中

汲郡魏安釐王冢孔晁注解或稱十卷或稱八卷大抵不殊按此則晉以前初未有此也然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益與此合豈西漢世已得入中秘其後稍隱學者不道及盜發冢乃幸復出耶篇目比漢但闕一爾以班劉司馬所見者也繫之汲冢失其本矣

陳振孫曰晉太康中汲郡發魏安釐王塚所得竹簡

書此其一也凡七十篇敘一篇在其末今京口刋本以序散在諸篇葢以倣孔安國尚書相傳以為孔子删書之餘未必然也文體與古文不類似戰國後人依倣為之

王棫曰汲冡書出於魏安釐王墓中其言大率與今經史相反如云夏年多於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

共和之類

丁黼跋曰夫子定書為百篇矣孟子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謂血流漂杵等語近於誇也今所謂汲冢周書者類多誇詡之辭且雜以詭譎之說此豈文武周公之事而孔孟之所取哉然其間畏天敬民尊賢尚德古先聖王之格言遺制尚多有之至於時訓明堂記禮者之所採錄克殹度邑司馬遷之所援據是蓋有不可盡廢者晉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

明堂其語今見之篇中此吾夫子未定之書也漢蕭何云周書云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則夫子既定之後而書無此語意者其在逸篇乎其後班固藝文志書凡九家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以兩漢諸人之所纂記推之則非始出於汲冢也明矣惜乎後世不復貴重文字日就舛訛予始得本於李巽巖家脫誤爲甚繼得陳正卿本用相參校修補頗多其間數篇尚有不可句

讀脫文衍字亦有不容強解者姑且刻之俟求善本更加增削庶使流傳以為近古之書云嘉定十五年夏四月

劉克莊曰汲冡書十卷七十篇與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合但少一篇晁子止謂其紀錄失實李仁甫謂書多駁辭按中間所載武王征四方馘億有十萬七百七十有九俘三億萬二百三十暴於秦皇漢武矣狩擒虎二十有二云云紂圄雖大安得熊羆如是之衆又謂凡

停商寶玉億有百萬荒唐夸誕不近人情非止於駁而已

王應麟曰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太史公引克殷度邑鄭康成注周禮云周書王會倫馬注儀禮云周書北唐以閭許叔重說文引逸周書大翰若翬雉又引𧴀有爪而不敢以撅馬融注論語

引周書月令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也千里百縣轡之柔矣皆以周書為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按晉束皙傳太康元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紀云咸寧五年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當考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云竹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可名題其目錄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汲冢其誤明矣　又曰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將

葬乃制作謚今所傳周書云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葬乃制謚所載不同蓋今本闕誤文心雕龍云賦憲之謚出於此　又曰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鄶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榖平阪泉縣宗玄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國名多傳記所未見　又曰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

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敔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敔公夏公樂記所謂杞宋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過二代其説非矣

黄震曰汲冡周書七十篇自度訓至小開解凡二十三篇皆載文王遇紂事多類兵書而文澀難曉自文儆至五權二十三篇載文王薨武王繼之代商事其文間有明白者或類周誥自成開解至王會解十三篇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事間亦有明白者多類周

誥自是有蔡公解史記解穆王警戒之書也職方氏繼之與今周禮之職方氏相類芮良夫解訓王暨政臣之書也王佩解亦相類自周祝解至謚法解不知其所指終之以器服解而器服之名多不可句

方孝孺曰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或謂晉太康中出於汲郡魏安釐王冢故曰汲冢以論載周事故曰周書宋李燾以漢司馬遷劉向嘗稱之謂晉時始出者非也此固是矣劉向謂其書為周書即孔子删定之餘

者則非也何者其事有可疑也畧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殷誅其君弔其民而已其世俘篇乃曰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楚漢之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所誅以億萬計天下尚有人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於一人其官人篇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以詐術啗人而責

人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横權數之徒所不為曾謂周公而以此取人乎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仁義為本其大武篇則曰春違其農夏食其穀秋取其刈冬凍其葆不仁孰甚焉其大明篇則曰委以淫樂賂以美女不義孰甚焉此後世稍有良心者所不忍為曾謂王者之用兵乃若是乎其為文王之言曰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此稍知道者所不言曾謂文王大聖人而為是言乎其文傳篇

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三年之積者霸霸之名起於衰世周初未嘗有之謂王者不以道德而在乎積穀之多是商鞅之徒所不言而以爲文王之言可乎其他若是者甚衆及載武王伐商之事往往謬誕與書不合由此觀之决非周書謂孔子删定之餘者非也其中若謚法周月時訓職方之篇又與爾雅月令間有合者竊意漢初書亡隱士縉紳之流所僞著以爲周書而司馬遷不察故引而用之劉向因以爲古書

耳其中芮良夫篇最雅馴其曰后除民害不惟民害
害民非后惟其讐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
其危哉嗚呼君子之言三復其篇爲之出涕
周洪謨曰汲冢周書文體淺露詞意踈迂無百篇渾
厚沉雄氣象劉向謂是周時誓誥號令孔子删録之
餘愚則以爲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
賢者識其小者蓋周東遷之後史官隨王室以東而
西土逸民私爲此書以識周先王之事固非當時左

右史之所記者也其冣害理者如武王伐商之日紂既自燔武王乃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黄鉞懸諸太白之旗二女既縊王又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玄鉞懸諸小白之旗又以先馘入燎於周廟夫商之與周非世讐也武王奉行天罰為民除暴其前徒有倒戈之勢其士女有玄黄之迎而其君又已自燔矣乃擊其尸梟其首以燔於廟雖伍員執仇於楚不如是之憯也而謂武王為之乎昔司馬遷之作周紀不取泰

誓武成之言而乃有取乎其説亦可謂陋矣孟子於武成惟取二三策耳使其見此則將何如取之哉又王會篇言成周之會四夷貢獻異物甚多夫西旅貢獒未為奇也而召公猶以為非所當受今乃殫四表八荒珍怪之産畢集於庭而是時召公猶在乃無一言以及之乎至於篇末又謂成湯命伊尹為四方獻令使夷戎蠻貊悉以方物致貢此何理也學者以其先秦古書而備觀覽可也若取之以實先王之事則

不可也

楊慎序曰晉太康元年汲郡人不（音彪）準私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晉楚事名三篇似爾雅論語又似禮記師春一篇瑣語十一篇諸國夢卜妖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

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名題漆書皆科斗文字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詔荀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秘書著作郎束晳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此晉書武帝紀及荀勗束晳傳文也又杜預春秋集解後序亦云汲冢古文七十五卷多不可訓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其紀年起自夏

殺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滅獨紀魏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葢魏國之史記也文大似春秋經又稱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令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師春一卷則純集左氏傳卜筮事合此觀之汲冢所得書雖不可見而其目悉具於此曾無一語及所謂周書者也按漢藝文志有逸周書七十一篇以今所

謂汲冢周書校之止缺四篇葢漢以来元有此書不
因發冢始得也李善注文選日月逺在晉後而其所
引亦稱逸周書不曰汲冢書也惟宋太宗時修太平
御覽首卷引目始有汲冢周書之名葢當時儒臣求
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逸周書七十一篇充之
矣晁氏公武陳氏振孫洪氏适高氏似孫黄氏震李
氏燾吴氏澄周氏洪謨號通知古今者皆未暇深考
余故述晉書及左傳後序文於此則此書也當復其

舊名題曰逸周書可也嘉靖壬午八月望日

郭棐曰古書自六籍外傳者益少矣劉向班固所錄則有周書七十一篇晉太康中盜發汲郡魏安釐王冢得之所言皆文武周公及穆宣幽靈之事度訓篇曰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武稱篇曰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淫圖破國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義大開武篇曰其惟天命王其敬命祭公篇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

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於外尚以時中乂萬國尚良夫篇曰民歸於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讐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勝衆后其危哉王珮篇曰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不過在敬施予在平心不幸在不聞過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至哉斯數言者即壁中書奚加焉謚法解則周公之所制時訓明堂乃禮記所采王會解博於烏獸草木之名史記解明於治亂興亡之迹卓有可觀他篇盖

多誇詡詭譎如利維生痛痛維生哀哀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則非文王之謨也射之三發擊之輕呂斬之黄鉞懸之太白則非武王之烈也六則四守五示三極則非周公之訓也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則非司馬之法也世俘解言凡憝國九十有九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則嬴秦之暴不酷於此也官人解言設之謀以觀其智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

事以觀其治臨之利以觀其不貪濫之樂以觀其不荒醉之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則儀衍之詐不深於此也又奚謬盭若是故或謂戰國時纂輯出逸民隱士之手然閲其云智勇害上不登於明堂則晉狼瞫稱之綿綿不絶蔓蔓若何毫末不掇將成斧柯則蘇秦引之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則史遷周紀引之其書似出春秋戰國之前抑周之野史與未可知也謂為周之誥誓號令經孔子删定之餘則吾不敢信

胡應麟曰逸周書七十篇漢時僅存四十五篇今周書十卷其七十篇之目並存而闕程寤秦陰九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之文所存五十九篇并後序一篇共六十篇葢非完書也

又曰周書多論紀綱制度叙事之文極少克殷數篇外惟王會職方二解皆典則有法而王會雜以怪誕之文職方叙述嚴整過王會其規模體制足以置之夏商也　又曰汲冢周書所載克殷度邑等篇采

於史遷特訓明堂等篇錄於禮記葢或仲尼刪削之餘戰國文士綴輯遺亡益以縱横夸誕而成此書漢藝文志七十一篇注引劉向云今存者四十五篇則當時脱佚幾半若子長所采葢存於四十五篇之中者而其餘篇至汲冢之發而復完也　又曰周書卷首十數篇後序皆以為文王作而本解絶無明據且語與書體不合葢戰國纂集此書者所作攙入之冠於篇首也至大武武稱等篇尤為乖謬近於孫吳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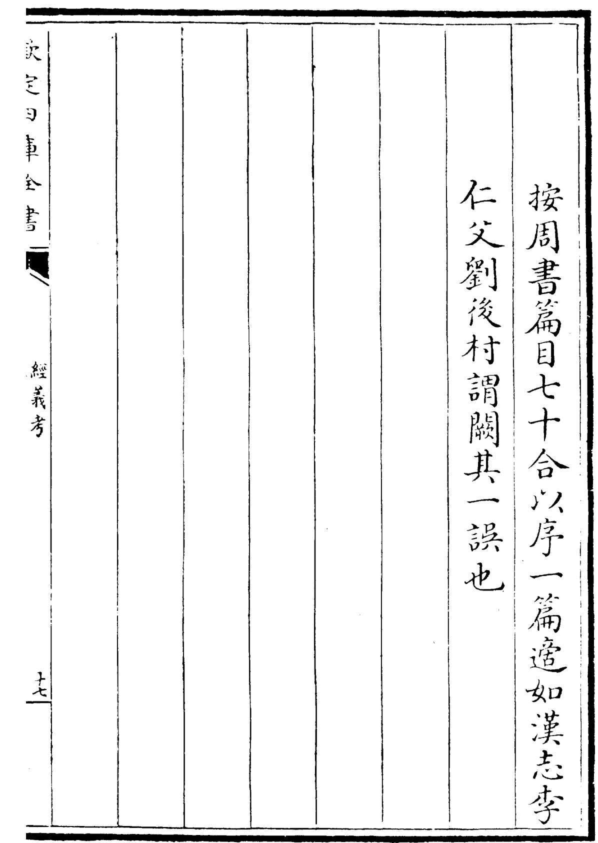
詐矣考周官終太子晉實當靈王之世其為周末策士之言毋惑也

劉大謨曰若度訓命訓常訓文酌允文大武等解而盡謂之周書可乎若和寤克寤商誓度邑時訓明堂等解而盡謂之非周書可乎六經而下求其文字近古而有裨於性命道德文武政教者恐無以踰於此

姜士昌曰周書七十一篇自劉歆七略班史藝文志已有之而汲冢發自晉咸寧五年得書七十五篇其

目具在無所謂周書此似當仍舊名不得繫之汲冢其文辭湛深質古出左氏上若酆謀世俘諸篇記武王謀伐殷與克殷俘馘甚衆往往誇誕不雅馴疑衰周戰國之士以意參入之然吾觀文傳柔武和寤大聚度邑時訓官人王會職方諸篇其陳典常垂法戒辨析幾微銓叙名物亦有非叔季之主淺聞之士所能彷彿者蓋文武周公所為政教號令槩見此書固不徒以事與辭勝而已也說者謂尚書篹自孔子

而此逸書者劉向以為孔子所論之餘若不足存嗟乎是書不知當孔子删與否其指識不得與經並然其事則文武周公其文辭則東周以後作者不逮也蓋不離屬辭紀事而道法猶有存者謂尚書百篇而外是書無一語足傳於經吾猶疑之安得以一二駁辭盡疑其為孔子所詠遂寘不復道哉自六藝以下文辭最質古者無如是書與周髀穆天子傳諸篇而是書深遠矣



按周書篇目七十合以序一篇適如漢志李
仁父劉後村謂闕其一誤也

經義考卷七十五